

過窗而出的目光

1

細毛的雨，潤濕了空氣，即便是在房間，深呼吸一口，味覺便從黑暗探出一座朦朧的湖。我望著發光的手機屏幕上的對話，迷可說：「我想找到那個童年時模糊不清的畫面，那不只是我想寫進小說的內容，還是曾經發生過的事。」

我問她還記得多少，她回答，不多，只記得印象中是穿過一個隧道，極長，她還記得車子行駛過隧道時，那一道又一道橘黃而閉塞的光，打在臉上，像列印時的某種程序。出來隧道後，忘了中間過程，好像是在一座公園，她不知為什麼突然困在山坡上爬不上去，幸好有個大人過來推了她一把。只記得最後她是在公園的一處觀景台，看見雲煙底下，是一整片如魚尾般延伸而去的村莊矮房群落。

那時候令人心安的感受現在再也找不到了，她說，像清晨的夢醒，如水的畫面漸隨意識的清晰而化作盪漾的印象，某種重要的情緒消逝，徒留一陣，缺少了什麼的哀傷。

已讀，我看完了她的描述，但卻還沒，準備好該怎麼說。我在那陰雨的房裡頭倚著窗。一粒粒水珠凝結，懸在玻璃上，像一群黯幽幽的麻雀，蜷翼縮頸，密密麻麻地擠在電線上，我用手指貼窗畫了一道曲線，它們終於紛紛跌落，打濕了過窗而來的景色。看不清，窗外的世界被暈開。

我說：「我試試看能不能找到。」迷可說：「抱歉，會不會麻煩你？明明剛經歷這些，但我並沒有那個意思，你知道的。」我說：「我知道。」

是的，那一天也是這樣將傾未傾的雨天。那時疫情的風聲漸漸傳了過來，灰白的浪來得寂靜，卻帶上了，竄出細響的一整片泡沫。人們開始緊張地囤起口罩，網購平台悄悄上架了透明布簾，賣起了防護目鏡，人們得以預感，一陣巨大的風雨就積壓在這片末端泛潮的天空背後，即使最細小的火柴棒頭，也蘊含著翻涌不安的火光。

我是在這時遇見迷可的，她發了一篇文說：「或許，以後戴上面罩防護鏡出門，這般末世的科幻場景將成為日常，我沒想過在我有生之年會遇到此事，生命太過離奇。」我留言道：「這不是科幻，是現實，幾天後你去賣場便能看見。」

而後，我像隻蜥蜴般，沿著青苔逆長的方向，滑鼠捲軸上拉，向下爬疏迷可的生活與歷史。我想就是她的文字，一種沉緩，一種回望的特性，引起了我的興趣，所以後來才會關注她，所以後來才會積極地回應她的每篇貼文，把我的回應，她的回應，當作生活裡的一種樂趣。而她，見了我幾回留言，面熟，也開始關注起我，這幾乎是一種未明的默契，一方發起，一方回話，禮尚往來，我們透過留言這種形式聊了很多。

在現代這樣的網路空間，一旦把自己的平台帳號設為公開，那麼便是一種類似公園的公共場域，任何人的駐足都是應允的，任何人的行為舉止既是個人的也是大家的。我和迷可似乎也有著相同的信仰，利用平台特性，我們總會站在彼此的個人頁面下，熱絡地，吐著溫熱氣息地，回應彼此的每一則貼文。在對方的玻璃上畫下霧靄中的信息，要待隔天，某個陽光將起之時，透過那層熹微的薄亮，我們才得以意外地發現，熬過了一夜漫長的信息，正搖晃透著雪融時的光。

以網維生的我們，總把一種自私的目的偽裝成不經意留下的大方痕跡，看似是分享生活，實則卻是渴著目光尋來而故意留下線索的，這般斜細的心思。這在現實裡做不到，我們膽小，怕面對鉛直的光，要迂迴，要關燈，要像洞穴裡摸牆般地辨識方位，舔著潮濕的礦鹽，以鹽度探出適宜的地帶，這樣辨識同類，像一場漂流瓶遊戲，這是棲息於網路的孤獨人的一種獨到。我們總是獨自地，發一輕聲於人群中，等待，訊號能被接收，並且傳來相同頻率的回應。因此那時我很高興，以為，迷可是相同頻率的。

就在互加好友的幾天後，我們聊到了彼此喜歡的書，她說：「能不能跟你討論下小說，我寫的。」她並不要我給她意見，而是想知道我作為讀者是如何看待的。意見再多再正確，作者也未必能立刻調整，它們存在的意義在於，讓作者知曉反應，從中進而發掘某種故事的可能走向。

以一個旁觀者讀她的小說，然後描述，而後交換旁生枝節的語言。迷可習慣將番茄醬擠在紙巾，薯條筆刷一般地劃過，她會在下午或深夜鑽進麥當勞的角落，偷偷觀察，她偏好的是那群落寞的臉孔，上班族、老人，或幾個裝腔作勢吵鬧的學生，她會寫下幾個想象和描寫，不是咖啡廳的苦澀風格，是公寓的破碎磁磚風格。她的靈感，就是這樣搜刮來的。我還知曉了其他事，比如她不喝咖啡，喝可樂；作息於凌晨無燈的房裡，早晨伏於棉被洞穴；不喜出遠門，卻總是發呆望著外面的好天氣。

我和她很多地方相似，但我不寫小說。這樣一年的日夜裡，我漸漸發現了一些偏差的聲響，真的是些微的。我常會在某個聊天末尾轉彎的角度，發現一絲生硬，就這樣僵住了，一陣子沒話接續，她說，她要去洗澡了，晚安。我說，我先睡了，晚安。儘管大部分時候，我依舊幸於陽光的溫煦，閒話日常然後她的小說，但總有這樣的幾天，窗外蒙著一層細細毛毛的雨，我會突然感覺沉進一片霧氣朦朧中，枕著冰水一樣的溫度入睡。

先前的火，瀕臨燃盡，我才發覺是她那篇小說，苦苦維持著那星一般的火光，不致於讓嚴冬取代初春。每每看見我們對話盡頭的「小說」字眼，就讓我微微感到一些暖。在總是無光的房間裡，螢幕上還有幾絲火花微弱地生長，從我的左臉，爬到我的右臉。

要是小說結束了呢？一種不安在我心底悄悄升起。

走進浴室洗澡時，我才突然發現，浴室那幾乎告罄的沐浴乳罐，在旋轉的抽風扇葉投下的變形長影裡，越顯削瘦，我用力按壓了幾下，或甩，或晃，卻始終擠不出一滴，只好抹洗髮精充數。那天睡覺，身上散發著有些澀滑的香氣，我卻總是想到那個畫面，用盡的沐浴乳罐拉長又退縮的扇下孤影。

在某個凌晨的夜裡，迷可突然說，她想去麥當勞，想要找些靈感。我回，妳等下打算寫些什麼呢？我等妳之後的後續情節和好消息。下一個訊息隔了很久才侷促地出現，她說：「難道你就願意一直待在那個位置嗎？你就沒想過挪動一下，主動一點？」這句話短暫，不到十秒就被她撤回，她重新發了另一句：「好的，之後再告訴你。」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那句話被我看見了，因為其實已讀是會向彼此顯現的，迷可是否是知曉我會看見的情況下，仍選擇發出又撤回而後覆蓋？這不平瑕疵

的對話紀錄，像一種深水底下的隱蔽抱怨，水流無聲，卻顯現了所有，河底枯石殘枝展開於陽光之下，是一種意圖。

任何直率的表露，皆是最好的交流。我曾這麼以為，像捎一封信，遞進郵筒內這樣不假思索，以為抓著這股順遂便是我們這類孤獨的人最大的幸運，卻從未正視，不安與不信任在深處騷動，如一頭叢林間潛伏的虎。螢幕上交換電子訊號的話語，一句句間皆是空隙，這樣被切割下的一段段時間，怎麼可能看清全貌？

2

我曾見過這個畫面，那天是上班日下午，麥當勞裡沒什麼人，他站在偌大鮮豔的紅黃空間裡，彎身於岩層般疊壓的桌椅間，孤獨地擦拭，那一張張生硬白光下油膩的桌子。他低頭的神情，像一張塑膠菜單表面，從這一張桌子，到下一張桌子，他不再相信，每一次抹布的推回過，真的能有什麼不一樣，他偶爾會抬起頭，往後扳他那僵化的脖頸，看著窗外那模糊不清的泛白的光，像池塘的魚望向頭頂彎折後的天空。

我是在那時終於明白阿哲所說的停滯感的，對於一個順遂的大學生，我只能略顯愧疚地透過觀察別人的打工去想像這般經驗，一種越過髒污的窗努力朝上望去的無力感。

阿哲，我們有多久沒見了？有六年了吧。

我和阿哲曾是南投一間國中的同學，國一時和他有過交情，但很快我隔年就搬到台北生活了，待了這麼久，根也半扎在台北這車流擁擠的柏油路下了。我沒想過，時隔那麼久還能在大學宿舍附近的麥當勞裡遇見他，他的雙眼，在黯沉黏稠的櫃台前突然睜大。他一眼認出我。

「這不是子廷嗎？好久不見！」

下班後的聊天裡我才知道，他國中畢業後就再沒讀書，後來隻身上來台北打工，他住在郊區的套房裡，一間總是滴水，霉爛木頭潮軟，晾乾的衣服總是冰冷地散出異味的房間。

我常會在他下班後同他出來散步胡逛閒聊。我們有次進去附近的一間國小，坐在面對操場的一條陡長的樓梯，背後是如曠野般白茫茫冷的穿堂，我們玩起遊戲，猜測著在操場跑步的阿伯的身分。有個冬天穿著無袖白上衣的阿伯，掛著腰包，戴著太陽眼鏡，跑了好幾圈，我猜他家裡應該算小康，然後又猜測他的習慣，他的兒女如何……我望向阿哲，他卻呆滯地凝望著泛白的天空，笑的樣子像被水氣捂軟皺起彎折的薯條，那是一點一點啞啞地噴出氣，他低頭望著那雙灰白色腳板處龜裂翻開的涼鞋，天真地說：「可是我怎麼都猜不出來，在我看來，他就是一個出來跑步的阿伯啊，我想不出背後有什麼故事。」

他說，他不像我，有些事他想不到，看不見。那天真卻將眉頭往上方扭擠的面龐，就這樣在像工廠飄出的白煙的冷風裡僵持了一會，沉默，然後他才像轉醒般拍了下我的肩膀，問要不要逛逛國小的其他地方？我們起身，走向一條伸進中庭的長走廊末尾，像走進一處荒廢商業大樓的地下街，一個溢滿斷折光線的被遺忘處。

阿哲說他曾經以為來台北就能改變什麼，他當然知道自己不可能成為台北人，他以為，至少他能接納台北，在這裡擁有一處足以蜷縮的殼。他不能回家，一回家，便覺自己永遠都離不開那個出門荒蕪廣被的房子。他家不遠處有一座工廠，筆直的、刺鼻的煙會一直向天接去，他不願待在那被煙籠罩的天空底下，寧願在更窄的租屋裡，嚼食著窗外公車的轟隆和商店逼出的冷冽的光來苟活，他說，充滿了人與光的噪音令他安心。

留在台北而已，這個想法，卻越發搖墜，始終捲纏於生活的疏離感，逐漸鬆動他曾經的決心。他羨慕，留在了台北的我，也羨慕，接受了台北的我。

我們繼續走，直到漏出汽油般緩慢流動的暮色覆蓋我們，才發現，國小四處的景色全掉進了黑暗。

那是一張一身防護服、護目鏡、防護面罩、口罩的照片，她說，去醫院看病，她父母硬要她穿上的，好像在末世。

這時的我們已然陷入新一陣的尷尬。羞愧的悔意不到半天便已襲來，我也早已接受了莽撞後的結果。那個下午的告白至今依舊清晰，不僅是悔恨，而是我發覺，在這看似明晃的關係中，越來越清晰的她，在我眼前卻失了焦。那一天，她淡然而熟練地繞開了我的暗示，她說，她不能去麥當勞了，病毒遍佈得更廣了，已經不像以往那麼悠閒了，所以今天就只能待在家裡，非必要不出門。你希望的，我可能無法做到。

房裡那張床後來幾天都始終浸著一種帶著體溫的汗濕，上面趴了一個人，不動的姿態幾乎持續了幾天，每一次非必要地爬起，都像從泥濘拖出一輛破腳踏車。痛苦的不是拒絕，而是後方更徹底的崩毀，我其實很怕，就這麼結束了。

但我想，她真的很善意。幾天後傳來一張照片，主動搭話，像一座舊公寓的老房客，似乎比我更老熟，更風霜，熟門熟路橫穿繞到家門前，顧及我的情面與立場而先張開了雙手，掌上，點綴著汗與浮上的溫度。我感到的是，驚訝而好奇，她難道不曾深感痛苦，為這無端的壁破牆毀而失望？她心裡真的沒有疙瘩？

口罩之下，是熟悉見過幾次照片的面孔，那一刻，我其實很好奇，口罩底下的表情會是什麼？她在想些什麼？我有一股衝動，想讓她摘下口罩和護目鏡，我想看她現在是玩笑的笑意，還是平淡的面無表情，抑或是，強顏歡笑的某種哀傷。

後來我意識到這是一種徒勞，像童年時忽然發現大海無法窮盡邊界，我們隔著十多公里遠，隔著兩片螢幕，我所看到的永遠是某一瞬間的情緒，某一瞬間傾斜下的光影，但我卻永遠無法看清，情感在連續時間中的微妙變幻，像一把插入水中的火，光焰的形體被永遠留在了，水包覆起的前一秒。

原來我們這麼遠，不只疫情間的社交距離，還有兩則訊息間衛星的高度。我反覆對著窗戶演練平淡無事的笑容，克制衝動，假裝毫無波瀾地回了幾句話，或許奏效了，她的語句顯得高興，我們聊了最近的疫情情況，聊了獨居在家煮飯的經驗，

還有她的小說，以一種曲身掩蓋著什麼的詭異姿勢，那是一種不願被憐憫，不願被看不見的對方發覺的體諒。但這到底能維持多久？

總是揣摩著，踮著腳尖，一點一點地推開門扉，繞開「那件事」，她越來越少完整地回我話，我也下意識地把聊天視作某種沉重的物。斷斷續續的日期，漸行漸遠的熱忱，前一句話還沒結束，隔了數日的沉默，便只能匆匆截斷，將下一句不情不願地推了上來。我們的話語到最後總會不自覺地斷了尾，像隻壁虎，總將那尚未癒合的尾部卸下，任憑其掉入無語而越發不安的黑暗裡。

時隔一星期後的再次回應，像凌晨路邊冒出的第一盞車燈，太亮。那天傍晚，她寄來小說的片段，說打算讓阿哲就這麼離開台北回家。我反對，這還是我第一次越線對她的小說表達意見，我說，不能毫無理由地就讓他離開台北，肯定要有一場衝擊，這樣寫太糟糕了。她不滿，她說，為什麼你要現在批評，我們不是說好了嗎？

「我想跟妳見個面，我能不能當場聽妳說？」

「不用了，用文字打更清晰。」

「我不想只是這樣用文字與妳交談，我想，看到妳在現實生活中存在。我不要只是待在那，我想主動一些，去真正認識妳，幫助你寫完妳的小說。」

她停了一陣，說：「會不會是我太麻煩你了？對你說這麼多事情，結果反而讓我們之間變得這麼奇怪。剛開始真的很開心，但我們現在好像靠得太近了，這讓我有點難受。」

悔意往往落後於紛亂的思緒與失了分寸的手，我那時著急地打了一句「我們之間的關係到底是怎麼樣？」但很快便覺不對勁，還來不及看她是否已讀，便匆匆將其撤回。那一晚，直到我握著發光的手機撐不住睏意入睡時，都沒見到她的回訊。

撤回前，她是否看到了，我心底伏藏已久的質問？已讀是雙方都能看到的，那她在那漸黑的屋裡，是否比我自己更先窺伺到我內心的慾望與罪愆呢？

三天後，三級警戒發布。雨很綿密，窗也稠密，在無數條新聞如黴菌般茂密繁殖的警告聲裡，迷可傳來了訊息：「有件事想麻煩你。小說我打算讓阿哲和子廷去一個地方，那是一個模糊不清的地方……」

4

一條極深的隧道，在橘光一次次凝視我們的過程中，它變形了，在我沉重的眼底變得更長，好似沒有出口。

我想我們睡著了。我和阿哲坐上了 260 公車，結果睡過頭，醒來時剛出隧道，在山腰上，那是一片稀少人煙與房屋的地方。我們趕緊在下一站下車，卻不知身在何處，只見在荒涼的公車站牌下，有一個老人和一個小孩，老的站，小的蹲，沒有人行道，只能在路邊小心避車。他們在等車嗎？

我們沒管。既然來了，就先逛逛。阿哲領我往樓梯下走，盡頭是一座無人的公園，幾個散開的設施，底座爬滿了層層濕濕的苔蘚，手柄上也有一抹細毛的泥痕，而越過那群聳立如墓碑的設施後，便是一處觀景台。阿哲說，從這個角度看，可以俯瞰下面的山路，還有那群破落的村莊。村莊似乎很久以前因為土石流荒廢了，屋瓦碎亂，矮牆塌落，像一群黑魚來回游弋的死水池塘。

阿哲說：「這樣看上去挺美的，但是，好清晰，太過清晰了，清晰到讓我感到有點害怕。我沒想過台北也有這樣的地方，這麼地殘敗。」

我說：「到處都有，只是你一直都沒去看而已。如果你有觀察，台北其實很多老公寓危樓，我覺得那裡不比這好多少。」

阿哲說：「我只是覺得有些難過，怎麼台北也有這樣的地方。」

我和阿哲也逛過不少地方，但每次都是讓阿哲決定，因為我怕傷到阿哲的自尊心，如果階級無法跨越，真誠注定是一種自我感動，那至少得把選擇權還給他。

阿哲曾告訴我，他需要看見我，需要每幾天就要我陪他遊手好閒，否則他就會失去在這留下的信心。在麥當勞打工從來就不是什麼目的，而是某種慣性，某種延

遲泛起的波群，在那個手裡抓著車票，淌著熱血，像支登山鎬遠望不斷延伸的鐵軌的少年眼裡，台北曾有一片欣欣向榮的廣闊天空，但現在它沉沉地頹靡了，並非現實有所變化，而是天空在人眼眶底迴過太多次了。

但這次，阿哲眼裡卻沒那種閃躲的自卑，在無比遼闊而一派荒廢的景色包圍下，他看我，像看一群同樣落後的舊樓，感覺下一秒就要掏出火抽起煙來。

我們後來回到公車站牌下，等了將近一小時才看見回程的車，但那一老一小卻沒上車的意思，我問：「你們不上車嗎？在等哪班？」老人說：「我們在等 265，但奇怪一直沒來。」我說：「這裡沒有 265，你看看站牌，會不會來錯站了？」老人的臉此時才緩緩地皺摺出情緒，露出遺憾而不解的神情，嘴裡喃喃念道，不是這裡啊，那到底是哪？小孩子這時鬧了起來，用力拉老人的袖子抗議，我查了下地圖告訴他們到另一地點等車，我的手指朝向那片雲霧漸濃的山頂上方，我說，往上走，你們要去的地方在那上面。

一直到我們上車後，他們仍呆呆地停在原地，好似不知道要往哪個方向，像一群在遷徙中迷失的鳥類，他們只是將臉朝向另一面，像被撕下的日曆，背向公車。

回程，阿哲不發一語，一如沉默的山野。

5

醒來時，我發現臉龐濕了。本以為如同所有的夢，細節會像石板路的雨，剛落下便濛濛於背景，消逝得快，卻沒想到它異常清晰。數字與站牌名，時間與地點，都如甫接觸世界的底片，感光徹底，漸黑的反應並不逆轉。

這不正是迷可小說那未接上的後續嗎？

當我將那些準確的名稱告訴她時，她震驚，問我從哪得到的，我告訴她，是夢，這番離奇的回答讓她傳來幾個大笑的表情符號。我們還像之前一樣聊天，彷彿從未發生任何事。我們似乎很有默契，在這一點上總特別相合，不會刻意翻開讓彼此難堪的未果之事。

但我想，未攤開說未必就代表一切無事，我們仍困在暗室中承受著孤獨的磨難。

我總是想，還不夠近，還沒到那個時候，所以一旦在某個輾轉難眠的夜晚裡，孤獨的意識被喚起，滿腹的心緒便會互相摩擦，像顛簸車上的幾箱果實，滲出苦澀發酸的痛楚，無人可訴，彷彿失語的啞巴。我還總會想像著某一天，成為足夠親密的關係後，擁有某個無法撼動的承諾關係後，我們也能擁有這樣的對話，比如輕佻而親密的玩笑，那我在許多人身上瞥見的片羽幸福。

我以為到了某個時候，一切就會自然成真。但以為並非現實，妄想做不了現實。

迷可又是怎麼想的？我想，她總無法從我這得到精準的關心，也無法從我這把握好恰當的距離。人與人之間沒有量尺，只得一次又一次以失敗的經驗去打造一個木製的基準。原來她並非什麼熟悉，只是賭注，以她所知去假設這是最優解，所以關於我的衝動告白，關於我的爆發撤回，她選擇無視。

她所需的距離感，並非冷漠，而是節制而單純的關心。我輩孤獨，她怎麼可能一無所求？怎麼可能僅要聊天和談論小說，卻無需情緒的受關注呢？我總是粗意而傲慢地忽略，並非未注意到，只是偽善地裝作不懂。

傍晚，發現迷可傳來了新的小說內容，那與我夢裡的情節確實一致。我告訴她，我好像是做了妳的小說的預知夢，妳寫的情節發展我都識得。她說，真有意思，那麼你是不是也能作一個關於這個小說結局的預知夢？我說，不知道，但可能沒辦法。因為我的夢到那邊就斷了，再也沒有後續，我看不到結局。

我仍舊不知道為什麼她那時會突然斷線，突然一改前半段的輕鬆，情緒爆衝如崩塌一座山。我說了什麼？我讓她想到了什麼？

她突兀地向我說對不起。我說，沒事的，我才應該道歉。她又堅持是自己的錯，反覆地，全心地，說那件事都是她的錯，讓一切變得如此糟糕。我於是更激烈地告訴她，那是我的問題，我的傲慢。對不起，真的對不起，有問題的是我，不是妳。但她就是倔強，如一遍又一遍裂開又補漆的破牆，那最敗壞的部分，被推擠向中心。

我們互相向對方道歉，一回又一回地激盪著這夜晚無人的寂靜。我們不斷地向對方說對那件事很抱歉，但我們始終沒說是哪件事，有可能，我們口中反覆如碑文

般沉重的那件事，與彼此內心所想的並不一致。那件事是指哪一件？抑或是指，每一件？我無從得知，正如我無法洞悉她此刻潰堤的情緒。

「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。」

她傳來了一長串。我們像是一道潰決的水壩，瘀血的情緒和孤獨的訴說慾望止不住，在一句句的對不起中，失去理性的堤防。我聽見風聲、雨聲、火聲，它們從螢光的字裡行間鑽出，發著繃裂而狂躁的聲響。我獨自蹲在書桌前，雙手勉強拉著椅子，背部毫無遮攔，月光就這樣照在我嶙峋而歪斜的寬闊背上，像耗盡石油的枯田。

人與人之間不該道歉的，不該歉疚彼此的。

道歉怎能有用？道歉怎能交流內心？只是傾瀉那最為污濁而灼燒的自我同情，把待在身旁的對方比擬作另一個自我，然後用無止盡的憐憫，把對方也拉進與自己相同深度的冰水水底。

我道歉，是為了逃避思索改變自己的具體細節，逃避那需忍受陰暗羞恥的勇氣，這是孤獨人最擅長慣用的卑劣伎倆。孤獨的人一旦妄圖離開孤獨，一旦渴望靠近，就會無自覺地傷害到他人。我們不僅壓軋身軀折磨自己，也濺出鋼液燙傷他人。

不知道在那裡蹲了多久，我始終沒有困倦的意識，腳麻了一片白，卻無心換個姿勢使自己好受。待我抬頭望向窗外時，才發現一抹泛起疙瘩的白從城市邊陲向上翻起，屋宇的影子迅速地退後，像一隻被鉤起奄奄一息的大魚，開口張合著漸白的氣息。

影子被驅至郊外，我彷彿聽見它消退時，濺起最後一枝半死的浪花。

6

坐在公車最後一排，頭倚靠著黏捕了沉沉水滴的窗，很冷的天，雨水灰粉，像從冬天地面剛竄出的絨絨的淺淺的雜草。拉下口罩，我呵一口氣於窗，想寫些字，但寫了又抹，抹了又呵氣，最後我的指尖停在發青的玻璃前，我沒有寫，而是用無聲的唇語說道：好想你。

很久了，我還是會想到迷可。

我不知道她是什麼時候決定離去的，也許是崩潰的道歉後，也可能是很早之前就預感了這樣的結局。

她傳來最後一篇小說內容時，我們不再互相閒聊，不再試圖維持輕鬆，我們像工廠般精準而效率地處理問題，只剩那漸趨淡薄的義務感，失去了喜悅的兩廂情願。

小說結尾，阿哲突然消失離開台北，畫面停在子廷獨坐在麥當勞裡，拼了命地朝窗外的上方望去，徒勞地抬頭。

最後一次談話，她說她後來去了那裡，真的看見了童年時朦朧不清的景色。水波浮漾前的情緒，那天穿出隧道後的細緻情節，她立刻就想起了，一切復返如春天回潮泛濕的牆面。

她說，回想起那種模糊被拯救的感覺，真的很感動，有種與過往相連接的安心，自己終於不再是失根飄忽不定的人了。現在的她是由過往一點一滴鑄成的人，找回記憶感覺就像，落雪終於拼湊出地表完整的灰白。她想說的就是這點。

她說，謝謝你。我說，沒事的。

因為害怕重蹈覆轍，我簡短地回應，不讓情緒洶湧。我們最後談話的結尾，竟像繞過一個公車站牌般平靜，甚至還說之後再聊。如果知道那是最後一次，我定會好好地問明白我的問題在哪？然後向她鄭重清晰地道歉；或寫一封信寄出，感謝她這一年半以來的陪伴。

但是我們就這樣還未奏畢最後一節音符就先行撤下樂器，讓某種欲待扣下的扳機，那一串本可以從容寄出的話語和儀式都擱停煞住了。

她再無回應，我也再無回應，我們讓對話就此封存於曖昧的語境和曖昧的季節。我之後再沒見過她的帳號有所更新。

我本可以道別的，是嗎？

我看見公車上來了幾個身形臃腫的老人，他們擠在門口，戴著積滿銀色水霧的防護面罩，緩緩挪向後方，像一列瓶形棺材被拉過巷道。三級警戒至今一年，放緩的可能卻無跡可循，不被待見的人情今日依舊在冷風中片片離散。與寂寥的街道相比，今天車上反倒多了點人。

但他們，是冰冷的。我突然感覺自己身處一個陌生空間，辨不清方向，隔絕外界。老人的身體與聲音遮住了前方的跑馬燈與報站牌名的機械聲，我左右望去，卻無法看清窗外，景色被一張大霧的窗面給擋住。

這裡是哪一站？現在幾點？我要去到哪？

在那高低如海的搖晃中，睏意顯得高大而柔軟，它漸漸覆住我的頭，我的眼，我的肢體，彷彿，未解的一切都將以夢的形式交托出自身身世。

我睡著了。

8

某人的夢：

阿哲消失後，我又獨自坐車到山腰上那公園。也沒有為什麼，就只是想來。

走到公園觀景台時，我突然聽見下方的山坡有聲，往下瞧，那天見到的小孩正踮腳抓著欄杆。那是一條不很陡的山坡，一片白濛濛之上，浮出一隻慘白的手。我趕緊問他怎麼樣，他說他沒事，但是爬不上去。於是我跨過欄杆跳到山坡，把他舉起，像舉一隻鳥，想讓牠展翅。

爬上後，我拉著他的手問，你怎麼在這，你阿公呢？他說，原本跟我一起等公車的，渴了想去上面的自動販賣機買水，便叫我留在公車站牌下。有可能他買著買著就把我給忘了，畢竟他很健忘，把我忘掉也是常有的事。一無聊，我就跑下去公園玩，結果穿過欄杆跳下去就爬不上來了。

他說，被困在山坡上的時候，我真的以為會一輩子都上不去，我感覺這世界只剩下自己，即使現在依然有這種感覺，好像，被所有人給遺忘。我說，我在你旁邊，不用怕。他說，可是，那種感覺還是在。

於是我說，我和你一起等阿公好不好？他說，好。

那條道路似乎更陡峭了。盤旋而上的是，一片大霧，這讓我想起在麥當勞裡望著那片髒了的窗，我還記得有次我臉貼到窗上，努力踮了踮腳，想朝上看，但視野似乎總是被什麼給攔下，從逼仄的幾何形天空掙開，看到的只有，一條如舊公寓牆上沮喪垂下的電纜的暮色。

而在那剛出土般、溼開的大霧裡，我什麼都看不見。

也不知道到底等了多久，二十分鐘？一個小時？我想到或許我應該帶他上去找他阿公的。

但我們只是望著那蒼茫的道路，一動不動。我們要等，等一個遲緩的、健忘的人影走來，然後到時老人或許會驚訝而懊惱地望著我們，碎步地拄著拐杖，歪斜著急地穿過漫霧的馬路，像輛疲勞的長途汽車。

我緊緊握著那孩子的手，那冒著熱流著汗的小手，讓我感覺他確實是存在的。不知道為什麼，這讓我感到安心。

那隻被我救起的小手令我感到安心。